



本版各栏目投稿邮箱:
zzrbsg@163.com

真情

童年的火把

百夫长

十岁那年,我转学到邻乡小学上五年级。那时大人们要忙农活,家中孩子上学,一般是不接送的。我家离学校有七、八里路,每天要走一个多小时。为了赶在七点之前到学校,每天凌晨五点半我就得起床。

夏天还好,大不了日晒雨淋,到了冬天才是真正的考验。被窝里多暖和啊,屋外却北风怒号,想想都觉得冷得可怕。但上学时间到了,再不起床就会迟到,我只好一咬牙掀掉身上的被子,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。母亲早已帮我把棉衣棉裤烤热,父亲也已在胶鞋里垫上了干稻草。热烘烘的棉衣棉裤一穿上身,一股暖流瞬间流遍全身,再换上垫了干稻草的胶鞋,踩进去既柔软又暖和。穿戴洗漱完毕,吃过早饭,我便独自上学去了。

上学路上我要独自经过一条小河。冬季天亮得晚,我出门时要打手电筒,但手电筒耗电快,发出的光也十分微弱。每次经过小河边的那片坟地时,我便胆战心惊,生怕会发生什么事。有一天,小河边又添了一座新坟,有小伙计说新坟里埋的是他们村的一个小女孩,生前十分喜欢哭,结果哭出病来人便没了。后来,每每经过那条小河,我总会不自觉地想到那个小女孩。河风吹着树枝发出“呜呜”的响声,听起来就像小女孩在哭一样。这时候,我更是心跳得十分厉害,浑身上下都起鸡皮疙瘩,心里便越来越害怕上学。但我又忌惮小伙伴们会因此笑话我,始终不敢说出心里的恐惧。

那是个星期一的清晨,雨天路滑,我走到河边时不小心摔倒在地,弄得浑身是泥,手电筒也摔坏了,当天便没去学校。也许是因为淋雨的缘故,也许是因为心里长期害怕导致,当天晚上我开始高烧,直到星期三下午才好转。星期四早上,我正在犹豫要不要继续装病时,父亲递给我一支燃烧着的火把。火把是用一根短木棍做成的,上面绑着蘸了煤油的布条。父亲用鼓励的眼神看着我:“以后你就拿着它去上学。”那天,我举着火把出了门,父亲破天荒地把我送过了小河,直到我和小伙伴们会合了,他才转身回去。

在那个冬日的早晨,那支火把不仅驱散了黑暗和严寒,还增添了我的自信和勇敢。小伙伴们看我拿着火把上学,都觉得既明亮暖和又新奇好玩,纷纷对我竖起大拇指,说回家就要家里的大人们也学着做。我心中的自豪感油然而生,终于又敢一个人去上学了。此后的每天早上,我独自举着火把过河后,沿途会有不少举火把的同学加入。那年冬天,只要站在村里的田埂上,都会看到一条火龙在乡道上蜿蜒,形成一道闪亮的风景线。

长大后,我曾问过母亲,父亲是怎么想到要为我做那个火把的。母亲笑着说:“你发高烧后便开始胡言乱语,我们一听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。”我恍然大悟,父母终究是这个世上最懂我的人,他们为了我的自尊,不仅从来没有点破过我的秘密,还想方设法帮我战胜恐惧、学会成长。

岁月悠悠,往事已矣。如今,父亲离开我已经整整十八年了。每次想起父亲,我都会想起他为我做的那支火把。直到今天,那支火把还在我生命深处熊熊燃烧着,它不仅温暖了我的童年岁月,还将继续照亮我今后的人生道路。



丹陵古桥

情牵丹陵桥

刘正平

丹陵桥位于攸县,是桥名也是地名,泛指桥周边十几里的红土山丘。1957年,我顺利考取了丹陵桥畔的攸县二中。那时,能上初中的人很少,消息传来,轰动了我那条几里路长的小山沟。

丹陵中学原是一所私立初级中学,只有两个班级,百来个学生。1951年,学校更名为攸县第二中学。那时村里人大多一字不识,不知道“二中”为何物,只知道那个地方叫丹陵桥。小山村离学校有五十多里路,全是羊肠小道,更无舟车代步。虽然每个月可以请假一天半,用于回家换洗被盖、衣物,可时间几乎全耗在了往返的路上。

学校有一片古樟林,其中36株的树龄在190年以上,最老的几株将近400年,郁郁葱葱,为著名的地标性景观,后来还被政府列为古树名木。从学校出来往东走上半里左右的路,便能看到浩浩奔流的沙江,而江上那座古桥,就是丹陵桥。桥对岸有两条破败不堪的街道,那里住着百十户人家。夏日的傍晚,我和同学们常去桥下游水。街上那群小屁孩野得很,喜欢站在桥上尿尿,一字儿站着比射程,把江中的“浪里白条”当靶子。一道道“小喷泉”哗啦啦地落在江水中,多次命中我的脑袋瓜,那股骚臭气熏得我直欲作呕。

江堤上长着一一种被我们称为“乌龟藤”的荆棘,开白花,结黑果,遍体长着刺,生机勃勃地缠绕在灌木林间。果实成熟的季节,我和同学们去江堤上摘果子吃,常常乐而忘返,误了上课。正在上课的老师,瞅着大家一张张乌黑的嘴唇,怒喝道:“都给我好好地在墙根下站着!”半大的孩子,正是长身体食量大大的时候,虽然屡被处罚,大家仍耐不住诱惑,隔三差五地溜出校门去觅食。六十年过去了,那酸涩中透着微甜的果味、爬满青藤的古桥、破败的街道,仍是我记忆中挥之不去的美好。

2012年,攸县政协决定编撰《攸县风物》一书,丹陵桥作为重要的历史景观,也被列入其中,而我则被安排负责撰文一事。虽然此前我也曾屡次去过丹陵桥,但对其来龙去脉却不甚了了,于是便到处搜集资料,查县志、找当地族谱、走访耄耋之年的老人,这才渐渐对丹陵桥的历史渊源和文化底蕴有了大概了解。

据同治版攸县志《津梁》卷记载:“丹陵桥,坐北江乡天都,明知县徐希明(浙江上虞举人,明万历年间任攸县知县)建,石造,三拱。桥亭七间。”据了解,丹陵桥周边的村落皆为刘氏居民。后来,江西安福县蜜湖的刘宝翁举家迁徙到这里开基创业,称为丹陵刘氏。经过五百多年的繁衍生息,现在已经成为人数过万的旺族。丹陵桥命运多舛,此后由渡口改木桥、木桥改石桥,石桥又再改为渡口,这些往事,都被记载于历代丹陵刘氏族谱中。

数百年间,丹陵古桥一直是贯穿南北官道上的要津。“上通鄱、豫,下接两广,来往奔驰者络绎于道。”据丹陵刘氏族谱记载,桥东沿官道一条长街上,商行、钱庄、客栈、戏院、赌场等应有尽有。每月逢一、六日为圩日,赶圩者遍及湘东、赣西数县,最多可有近万人之数。街道临河一端设有码头,当地的谷物、茶叶、辣椒、竹木等,均由此下河装船,经深水入湘江,再运往外埠,返程时则顺便给各商行捎回急需的商品。街道西端的尽头,有一口水面四十余亩的大塘,从这里去攸县和醴陵



樟林



工作中的宋高猛。(受访者 供图)

讲述

年近半百,从老板转型拍电影 回首十年电影路 岁月郁郁满芳华

赖杰琦

人物简介

宋高猛,男,1964年出生于荷塘区宋家桥,收过废品,当过老板,放过电影,最大的愿望是拍摄一部“真正的”电影。为了圆自己的电影梦,58岁的他仍在四处奔波着。

在宋高猛的办公室里,张贴着各种各样的电影海报。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黑白片,到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旋律电

影,再到各类经典大片……五颜六色的海报在白墙上显得十分醒目,也暗示着主人的身份——与电影行业相关。

当老板当得风生水起,48岁转型拍电影

小时候家里条件不太好,但能想办法看到的电影,宋高猛都没落下。后来手头宽裕了些,他更是电影院的常客,在售票员、检票员那儿能直接“刷脸”。但拍电影这件事,他属于半路出家。这个土生土长的株洲汉子,最开始是收废品出身,慢慢积累了一些家产后,又办起了自己的加工厂,负责从废旧物品里提炼金属。脑瓜子聪明,人又舍得干,很快他就在株洲的再生资源行业混得风生水起。巅峰时期,宋高猛的企业被列入省农业应急产品的重点单位。

办企业当老板,收入颇丰,可被累程度也与之成正比。开工厂的十几年里,宋高猛没有在家里过过一次年三十。“要过年了,工人们都回家吃团圆饭,可厂子不能没人守着啊,不然设备被偷了怎么办?”于是,每到过年他就成

了“留守老板”,负责看门。有一年大年三十下起了大雪,妻子如同往年一样给他来送年夜饭,看着妻子进门后坐在火炉边烤着被雪水打湿的鞋袜,他心里五味杂陈:这样的忙碌到底值不值得?

时间来到2012年。年初和朋友聚会时,对方借着酒意劝他:“你这么喜欢电影,干脆开个影视文化传媒公司,自己拍电影。”一语惊醒梦中人。宋高猛开始认真思考起朋友建议的可行性。就在前一年,中国电影票房首次突破130亿元,全国文化市场一片繁荣。自己的厂子干的是提炼金属的活儿,难免有污染,而国家越来越强调绿色发展,转型是迟早的事。此时的他已经48岁,在快要知天命的年龄,究竟是守着现有的家业,平平淡淡过完余生,还是放手一搏,寻找新的发展机会?宋高猛决定率性一回。

拍微电影耗掉“老本”,半路又干起电影放映

爱看电影和要拍电影,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。隔行如隔山,宋高猛开始在网络上广撒“英雄帖”,很快,一支集编剧、导演、摄像、后期等岗位于一体的队伍也随之建立了起来。这里而既有从事电影拍摄工作多年的业内精英,也有专业电影院校毕业的“正规军”,信心满满的宋高猛正式开启了自己的“电影之路”。

彼时,微电影正当红,宋高猛以出品人身份拍摄的第一部微电影就是微电影,讲述的是爱乱花钱的打工仔和心思细腻的老闆之间的故事,时长只有五六分钟。“现在回过头去看,那就是拍着玩。剧本比较糙,演员的演技也浮夸了点。”有了近10年的从业经验后,他俨然已是一个老“电影人”,对曾经的作品多了几分审视。

此后,宋高猛又在朋友介绍下,接到了几个微电影拍摄的业务。最忙碌的一次,他三天三夜没有回家,吃着剧组统一买的盒饭,实在累了就靠边眯会儿。为了精益求精,光是一个消防员的镜头,就来回回拍了三个小时。有的镜头是光线不理想,有的是动作不连贯,有的是表情不够生动……有人半

开玩笑半吐槽:“宋总你是老板,没必要天天守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吃盒饭吧。”其实,不仅是盯镜头,人手不够的情况下,宋高猛还当过司机、搬过设备、扛过镜头、举过灯、打过板,剧组各个不同岗位,他都历练了一遍。

忙忙碌碌一番后,宋高猛突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:“我的电影究竟是拍给谁看?难道就在那些业务单位的会议室播一播吗?”此时,为了拍电影购买的各类设备,以及团队的人工支出,已经让宋高猛投入了大笔资金。眼看“老本”所剩无几,他不得不“曲线救国”,开始做起了公益电影放映。“先活下来再谈发展,何况还可以边看边学,也是个提升自己电影素养的机会。”宋高猛对此心态坦然。每天下午五点,他和自己的放映团队先到公司集合、吃饭,五点半准时出发,前往各自负责的片区放映公益电影。待两部电影放映结束,收拾设备回到公司,往往已是十一二点。这样的日子周而复始了8年,宋高猛也借此机会看了上千部电影,拍一部自己创作的“真正的电影”的想法更强烈了。

新电影由株洲元素组成,将登录网络平台

2020年初,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世界按下了暂停键,宋高猛的忙碌生活也“踩了”急刹车。一天和同事们聊天时,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冒了出来:何不以株洲公益电影放映员的生活为蓝本,拍一部株洲人自己的电影?长期浸润在电影圈,他知道目前尚没有一部由株洲团队来编、拍、演,在株洲取景,讲述株洲本地人物的电影,如果自己牵头完成此片,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。他连忙打电话将编剧约过来,两人彻夜畅谈,迅速敲定了故事梗概。熟悉的人物,熟悉的生活,让编剧的剧本创作十分顺利,经过五六轮细节修改,名为《小帅哥的春天》的剧本顺利完成。

电影创作,除了需要扎实的剧本外,场景选择、演员发挥、妆发设计甚至现场收音等,每个环节都马虎不得。之前业内某团队,因为现场收音效果不佳,导致前期拍摄全部作废的经验教训,让宋高猛感慨不已,而300万元的投资,更是他投入的血本,也让他对拍摄的各个环节都严格把关。

既然是在株洲取景,宋高猛自然希望株洲美景都能在影片中有所体现。为了一个乡村电影放映员开着放映车行

驶在桃花中的场景,他拜托攸县当地的朋友,精心挑选了几个桃花密集的场地,但到底选不适合拍摄,还得现场看了才知道。那天下午,宋高猛和团队成员从城区出发,先到茶陵挑选了另一个镜头的场景后,马不停蹄赶往攸县,抵达时已是深夜。次日天还没亮,大家又匆忙奔赴选场地,看着眼前漫山遍野的桃林,宋高猛猛一拍手,就是这里了!大家随即开始忙碌起来,选角度、定光线、走位……为了确保用电,团队还带上了发电机。“为了这几秒钟的镜头,成本是高了点,但只要拍出来好看就值!”

按照原计划,影片在2021年夏天有望杀青,可株洲突遇疫情,让拍摄工作不得不再次停摆。“争取2022年春末夏初开拍,同年上映。”宋高猛透露,届时这部网络电影将在优酷、爱奇艺、腾讯等多个网络播放平台播放,株洲的人和景也将在更广范围内得以呈现。对他自己来说,多年的电影梦,也将随着电影上映而得以真正实现。“接下来我还要拍一部可以公映的电影,到农村的公益电影线上去放映,让更多人看到株洲、了解株洲。”宋高猛的电影之路,还将继续走下去。

相关链接

我市公益电影放映自2008年开展以来,以“一村一月一场”的电影公益服务为目标,坚持“服务群众、服务基层”的宗旨,围绕新农村建设选好影片,坚持把电影送到了偏远贫困地区。截至目前,共计完成公益电影放映27.3万场

次,观众超过3000万人次。在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下,城市、农村免费放映公益电影连续八年纳入我市“民生100”工程项目。通过各项公益电影放映活动的开展,株洲的惠民电影工程做成了群众满意的实事工程和“民生”工程。